

崆峒烟雨 空蒙归境

◎ 朱丹枫

甘肃省平凉市的崆峒山藏着腾跃奔涌的雄势，像一匹久困羁绊的骏马，每一块岩石都紧绷筋骨，时刻欲挣脱大地束缚，凌空跃起，奔赴毗邻的关山天池与六盘高峰，为巍巍巅峰再添峥嵘。这份磅礴雄心被无形力量凝固于此，成为山峦亘古不变的渴望，静静伫立千年。

细雨自混沌天际斜洒而下，落于山野万物，奏响错落有致的自然乐章。雨打阔叶，是哗啦啦的清响；滴落瓦楞，是淅沥沥的轻吟；坠入深潭，是叮咚咚的脆韵；轻叩伞面，是噗嗤嗤的温润闷响。整座崆峒山瞬时化作一场灵动的雨之交响。雨中雪片悠悠飘落，覆于墨绿松针与赭黑岩石之上，山头笼起一层薄白，尽显唐代诗人祖咏那句“积雪浮云端”的空灵诗意。

我立在极顶太和宫廊檐下，俯瞰泾水蜿蜒穿梭峡谷，土黄色河道在群山间曲折迂回。立身绝顶，脚下宫观缥缈轻盈，如一尊被神力悬

空托起的古老钟鼎，悬浮于陇东大地之上。超脱尘寰的虚静之感自足底漫溢全身，涤尽俗世纷扰。

“崆峒”二字，读来便有空旷深邃的气韵，萦绕着山石相击的悠远回响。陇东周遭群山多覆厚土，山势下阔上纤，姿态谦卑温和。唯独崆峒山，自平庸的黄土丘壑中决然拔起，携原始磅礴之力，直攀两千余米高空。它宛若敛翅蛰伏的巨鹰，倏然振翅冲霄，尖峭峰顶直指青天，傲骨凛然。

此山通体石质、浑然一体，诸多视角望去皆头重脚轻，似疾风便可吹倾，却历经千年风雨而巍然屹立。行至“鹞子翻身”“一线天”险隘，脚下万丈深渊，身侧逼仄石壁，满目摇摇欲坠。游人置身其间，心生惶然，唯恐踏空坠落，终却尽数有惊无险，唯余心跳激荡，手足微凉。崆峒山便以绝世险峻，试探着每一位来

访者的胆魄。

山间草木亦因山势淬炼出不凡姿态。崖缝山脊之上，松柏桃柳皆斜干而生，竭力向高空舒展枝丫。心怀悲悯的香客，每逢危崖便寻枝杈棍棒，郑重撑于巨岩之下。在他们的虔诚执念里，这微薄支撑，或许可阻山峦倾覆、护山河安稳。这份朴素举动，藏着世人对天地万物纯粹动人的敬畏与疼惜。

险峻空灵是崆峒的风骨，朦胧氤氲是它的别样气象。崆峒常年雾锁山峦，浓雾如凝脂牛乳，薄雾如轻纱拂面。白雾从山脚铺至峰顶，如天神斜栽在泾水之滨的玉峰，将山间殿宇、蓊郁林木尽数隐没。湿润雾气携细密水汽缓缓垂落，浸润山石屋瓦、濡湿游人衣襟，描摹出崆峒朦胧的烟雨景致。

置身空蒙仙境，不由遥思远古仙踪。恍惚间，轩辕黄帝身披麻衣、足踏草履，登临山径向

广成子虔诚问道。棋盘岭或许仍留仙人对弈余韵，舍身崖边的黄帝足印，暗藏玄妙天机，静待后人领悟大道真谛。先人屡次登临崆峒，贪恋此间空蒙超脱的气场与无尘清静。他们于此追寻的，是灵魂的安宁归处。

雨后下山石阶清亮通透，石纹清晰如新琢一般，石缝青苔吸饱雨露，绵软贴合岩壁。空气里漫着泥土与草木的清浅清香，干净温柔，如一段悠远无尘的回忆。

行至山脚回首远眺，云雾吞没满山景致，奇峰、劲松、殿檐尽数隐去，天地唯余茫茫一白，宛若混沌初开的澄澈本真。山谷清风微凉湿润，拂面而过，涤尽一身尘倦。细雨再度零落，细密簌簌洒落林间，十二公里外的平凉城，静静沐浴在这场山野烟雨中。我转身离去，身后一声鸟鸣清脆悠远，穿透雨幕，婉转悠长。



墨染层山

王丽 摄

半生笔墨守初心

◎ 汪顺华

流年不居，笔墨留痕。如今翻阅报刊、端详版式，我总会自然而然地留意章法排布、标题立意与文字气韵。那些规整灵动的版面、温润有力的字句，总能穿越岁月烟尘，唤醒我半生伏案修文、执笔耕耘的温暖过往。

我的编辑初心萌芽于矿山黑板报，那也是我笔墨生涯的起点。早年扎根煤矿车间，斑驳的黑板是我展现工区风貌、记录矿工日常、传递一线温度的专属天地，承载着我年少时纯粹的文字热爱。寒来暑往，我以粉笔为笺、初心为墨，在方寸版面描摹井下烟火，镌刻匠人担当，将青春赤诚尽数倾注每一期板报。

深耕笔墨期间，我始终精益求精、心怀敬畏。结合生产实景与时令节点策划宣传主题，让朴素的板报兼具烟火气与奋进力量。劳动节聚焦安全生产，致敬一线矿工；国庆节抒写家国情怀，彰显岗位担当；元旦节融入年俗，温润矿区氛围。小小的黑板报，渐渐成为矿区凝聚人心、传递正能量的重要阵地。

早期黑板报从采编撰文、排版布局到手绘上色，均由我一人独立完成。每期出刊前，我都会修缮版面、打磨细节，精心划分板块、排布图文，优化字体与色彩搭配，力求主次分明、疏密有致，让简单的黑板绽放出文字的温暖力量。其中，《五一车间情 安全生产行》主题板报令我记忆深刻。我手绘矿工井下劳作图景，撰文致敬基层工人，梳理班组生产佳绩，搭配安全主题标语，营造争先奋进的氛围。板报一经展出，引得工友纷纷驻足称赞。这份质朴的认可，让我读懂了平凡伏案坚守中的人生价值。

随着矿山发展迭代，手写黑板报被纸质墙报取代，我的编辑工作也迈入新阶段。纸质墙报传播性、观赏性更强，我坚持独立完成各期墙报的全流程创作，以笔墨传递矿区温情，丰富矿工精神文化生活，用心耕耘收获了工友们的认可。

一次新春墙报的经历，让我彻底领悟编辑的初心。春节前夕，我精心制作新春墙报，整合贺词、年俗科普与节前安全须知，版面精致、年

味浓厚。因临时紧急下井，委托同事代为张贴，最终版面错位，核心安全内容居中，新春贺词只能补在侧边。刻意雕琢的工整被打破，却多了质朴烟火气，依旧温暖动人。我由此顿悟：精巧版式是职业匠心，而真挚温暖、扎根人心的内容，才是文字传播的初心本源。

告别矿山，我开启了19年的军旅生涯。于我而言，编辑不仅是职业，更是贯穿半生、以文传情的终身热爱。

我的军旅编辑之路始于基层连队。边疆战士以笔墨寄戍边情怀、乡愁思绪，文稿真挚质朴，却大多脉络零散、语句杂乱。为守护珍贵的军旅素材，我主动兼任通讯员与编辑，利用深夜营房微光，逐字打磨战友来稿，梳理文稿脉络。我始终坚信，编辑的核心价值，是留存文字背后的赤诚初心与真实情感，而非堆砌华丽辞藻。看着战友品读文稿的欣喜模样，我真切感受到基层文字工作的温度与力量。

在《战旗报》的实习经历，让我的编辑技

能有了质的飞跃。在报社前辈的指导下，我系统学习采编、排版、校对专业技能，深耕文字细节，补齐基层文稿短板，在理顺逻辑、打磨文字的同时，最大限度保留军营真情，以严谨态度对待每一处内容，坚守字字有责的职业底线。

为拓宽视野、补齐短板，我主动赴四川日报社学习专业采编与排版思路，实现编辑能力的跨界突破。长期的专业淬炼，让我的内容策划、文字把控与版式设计能力不断提升，能够高效完成各类文稿、简报的创作撰写，在笔墨耕耘中坚守初心、践行使命。

回望半生来路，戎马守家国，素笔耕初心。从矿山板报的懵懂起步，到军营基层的躬身深耕，再到专业党报平台的迭代成长，层层递进的笔墨生涯，沉淀为我终身受益的精神财富。数十年灯下修行，让我始终心怀赤诚、笔有温度、行有担当，不负半生笔墨热忱，不负一生纯粹坚守。

周末回到山里老家，太阳落山的时候，整片山野也安静下来。连绵的群山静卧在深蓝的天幕下，风穿过树梢，传来沙沙的轻响，低吟浅唱的虫鸣反衬得夜色愈发幽深。

抬眼望向远处山脊，一座座高压铁塔矗立在山巅，隐约可见的高压线横跨沟壑，静静从山峦上空掠过。塔顶的航空障碍灯一闪一闪，点缀着苍茫夜色，给沉寂的大山添了几分鲜活气息。那是穿越而过的陕皖特高压，前段时间我回来时，还在昼夜不停叮叮当当施工建设，现在已经竣工。

转头看向脚下的村子，太阳能路灯次第亮起，柔和的灯光铺满乡间小道。农家的窗户透出温暖的灯光，空调外机的运转声低沉平缓。望着眼前的夜色，我不由得想起小时候村里没

电的日子，新旧光景对比，心里满是感慨。

我小时候，山村还没通上电，漫长的夜晚只能靠煤油灯度过。取一个空墨水瓶，灌上煤油；瓶盖上戳个孔，再剪一块圆形铁皮做灯盖，用薄铁片卷一个灯芯管，穿上棉线或布条做灯芯，一盏简易的煤油灯就做好了。每到傍晚，母亲头一件事就是点亮油灯。细小微弱的火苗轻轻跳动，昏黄的灯光只够照亮巴掌大的一块地方，屋子的角落总是笼罩在阴影里。

温暖的灯光从木窗漫出来，母亲在灯下不停忙碌。洗碗、整理餐厨杂物、擦桌子、缝补衣物，一件又一件家务，全挤在这小小的一方微光里。风从门缝钻进来，灯苗来回晃动，土墙上母亲的身影也跟着摇摇摆摆。淡淡的油烟味混着饭菜香气，填满了简陋的老屋。

我那时上小学，作业也只能趴在油灯下完成。如豆的灯光下，书上的字影影绰绰，看久了眼睛便酸涩难受。有时头埋得太深，灯火烧着了头发，一股焦糊味飘起，用手一摸，本子上落了一层黑末。灯芯烧久了会结出灯花，光线愈发昏暗，这时母亲便会过来，拿细针轻轻挑掉灯花，我才能接着写字。那盏小小的油灯，伴我度过了童年埋头读书的夜晚。

最让人难以忘怀的，是夏夜里漫天飞舞的点点萤火，黄绿色的流萤来回飘荡，好比一盏盏自然形成的“小灯泡”。没有月亮的夜晚，萤火虫还真能给人照路呢。心想要是把更多的萤火虫聚在一块，变成一盏明亮的灯该有多好，我们便可以就着它读书写字。

20世纪90年代初，老家山村陆续通了

电。起初，村民们凑钱出力，从山上砍来柞木杆当作线杆，靠人力一步步将纤细的电线架到家家户户。那时电压很低，仅供一盏20瓦的小灯泡照明，因故障或电压超负荷，停电也是常有的事。但村民们已经很满足了，点煤油灯照明的时代，总算结束了。

一晃多年过去，时光从未停下前行的脚步。经过多轮电网改造升级，高压线翻过层层山峦，为山村源源不断送来光明与动力。随着电力供应愈发稳定充足，各类现代化电器早已走进寻常百姓家，那段昏暗清贫的旧时光早已一去不返。

从摇曳的油灯到璀璨的灯火，从漆黑的夜晚到明亮的夜空，乡村的点滴变迁，书写着最动人的时代答卷。



一筐之秋

◎ 贾士玲

快要下班的时候，同事晓雯凑过来，胳膊肘靠在我桌沿上，笑眯眯地说：“姐，我爸种的菜，给你带了一筐……”

跟着她下楼，看她打开后备箱，清新的菜香一下子涌了出来——豆角整整齐齐地码着，苞米裹着翠绿衣裳，柿子红彤彤的，挤在小筐里，还有青椒、茄子，把大半个后备箱塞得满满当当。她一边往我车里塞，一边絮絮叨叨地说：“豆角炖排骨老香了，苞米给孩子尝尝，柿子放不住，赶紧吃，过几天我爸再摘，我再给你送……”那话音，那动作，还有她眼里藏不住的热切，都像极了我的爸爸。

以前，爸爸也是这样。中午日头正毒，他拎着一筐满满当当的菜送到我家楼下，裤腿上沾满泥巴，笑得憨憨的：“姑娘，爸给你送菜来了。”我却常常不大高兴——夏天菜市场里几毛钱几块钱一斤的东西，他偏要大老远跑一趟。我站在那里指手画脚：“这土豆爱回生，吃不了；苞米拿这么多，来不及吃就都坏了；辣椒太辣，孩子吃了不消化。”爸爸仍旧笑眯眯，拎着筐就往楼上送：“这土豆没上药，炖着好吃；这苞米可甜了；这辣椒不辣，特意挑的这种不辣的……给孩子吃。”

我和爸爸说：“别种了，您岁数大了，种地总挨累，谁也不差那点儿。”他笑得嘴角弯弯，后背微微发颤：“种地不累，当运动了。大伙吃了开心，我心里高兴。”

那时候，我觉得爸爸没文化，只会种地，什么都不懂，他说的话我听不进去，我讲的道理他也不听。我经常冲他发脾气，他打电话过来，我总要找借口推托，盼着他能明白我其实不缺那点菜。

但真正明白爸爸，是从他同学、同事的口中。那天，来了很多爸爸的同学、同事、发小，一个头发花白的叔叔从人群中跑过来，抓住我的手：“你爸真是好人啊！每年送菜给我，从一茬豆角，到最后一茬土豆，从没断过啊！”其他人在旁附和：“我家冰箱里放的都是你爸种的菜。”“你爸人很好，一辈子老实厚道。”那一瞬间，我有一种把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的感觉。我觉得五脏都在颤抖，为什么我明白得这么晚啊？我有一丝自责，为什么我从来不想主动去了解爸爸？

我想起爸爸总是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半袖，头戴旧草帽，拎着菜筐，笑盈盈地帮我拎上楼……我那时只觉得爸爸傻，现在才明白，原来那是爸爸对我的爱啊。不讲大道理，不说大话，一直守着他的美味菜，用自己的方式默默地爱着身边的人。

后来，我在小区空地上开垦了一小块菜地，种了豆角、辣椒、茄子、苞米。学着爸爸的样子浇水施肥，看着菜发芽、长叶、开花、结果，心里特别温暖。到了秋天，豆角枝枝蔓蔓地结着，苞米粒成熟了码得整整齐齐，柿子红红的像个大灯笼……

我时常想起爸爸说的一句话：“姑娘，吃爸爸种的菜吧。”

我要告诉爸爸，我要带着他的爱好好好地生活，我也要像他一样，用自己的方式爱身边的人。可是，爸爸已经不在在了。

念奴娇 北大红楼怀古

◎ 张学梁

蓟门烟树，斯堪堪镇京畿。会古参今，传播马列主义，星火燎原声与势。易水寒沉，太行纵横，天地英雄气。斗转星移，擎天少年心事。

北李南陈相会，笑谈提笔，俯仰看洞之。瀛台风云卷天吼，救亡图存何急！登坛长叹，子昂才情，空有幽味趣。伟大复兴，把志砥且砺。

